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57
27 January 1978

CHINESE

第二千零五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哈里曼先生

理事国：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加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尼日利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巴顿先生

陈楚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恩东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杜贝先生

比沙拉先生

兰普尔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理查德先生

麦克亨利先生

阿特亚加·阿科斯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 (a)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538)
- (b) 秘书长的说明(S/12536)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恩东先生(加蓬)：按照安理会的习惯，我要以加蓬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衷心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一月份主席。加蓬代表团一向乐于向一位同我国在互相尊重和友好的基础上保持着极端融洽的合作关系的成员国的杰出代表致贺。如果是一个非洲兄弟国家，这就使我们更加高兴。我们确信，你一定能够胜任和忠于你的崇高任务。

加蓬代表团也要向毛里求斯的普兰尔大使致敬，他主持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的工作，热心称职，理应受到大家的推崇。

加蓬代表团很高兴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愿向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保证，加蓬将全力以赴。我们能够成为联合国首要机构的一分子，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熟悉理事会的工作方法。我们充分了解安理会面对的种种问题的复杂性，也充分了解加蓬参与安理会的工作在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我想不必重述《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了。这是艰巨的任务，我认为工作的成败系于全体成员国的积极合作。作为新

的成员国，我国代表团期望这种互相合作和了解的精神。

想到将来的工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世界各处还有孕育紧张局势的温床，只要军备竞赛还没有停止，只要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还没有在普天下实现，只要残存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还未切实地消灭，那么，就不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掉以轻心。

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研究这种种问题时，能够保持众所周知的慎重而认真的态度，并按照全人类的愿望，竭力寻求解决的方法。我们愿意怀着这种精神在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工作，并且深信所有成员国，无论大国或小国，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放下它们的权力，以求通过确实适合时代需要的提案。事实上，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有责任为安理会的工作作出贡献，因此，安理会所通过的决定应当都是经过折衷，能够为全体所接受。

最后，主席先生，我衷心感谢你对我国和我国代表团作为安全理事会新成员国所表示的欢迎。

关于我们的议程项目，我不但要以安理会成员国的名义，还要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的名义，加以分析。

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南非白人少数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尽管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但是，由于沃斯特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查这个问题，一再的审查已成了常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是本组织为了消灭这个大害而作出一贯性努力的一部分，这个大害犯下了违背人类的滔天罪行。在联合国赞助之下在马普托和拉各斯两地举行的会议制订和通过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安理会第417(1977)号决议又重申这项一致决定，严厉谴责：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构成该国大多数居民的黑人和一切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采取大规模暴力行为和镇压。”

(加蓬)

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也重申这一点，其中宣布：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的一年为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

(大会第32/105 B号决议)

尽管有了这种种决定，可是，以种族隔离为政治制度的南非政府，反而变本加厉地实施镇压，全力推行这种可耻的政策，这是不折不扣的对国际社会的挑战。关于这个问题，全世界都知道，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17(1977)号决议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南非政府就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它设立一些虚伪的体制，但是对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完全不提。

同时，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作出垂死的挣扎，想使国内反对种族隔离者无法行动，继续发出无数文件，称之为法律，事实上都是些不人道的和侵害基本人权的東西。十月十九日，南非政权采取了一连串镇压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十八个非政治性组织、拘捕和审讯大批重要人物，以及颁布几项最严厉的限制令。现在有2,500多名黑人关在南非的监狱里，都是借恐怖行为治罪法的名义拘捕的，其中有南非两大民族解放运动的斗士，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斗士。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政权除了采取这种有系统的行动，以图消灭非洲黑人的领袖外，并且施行班图斯坦政策。这项政策曾经本组织的大会一再予以谴责，我国代表团认为，它是沃斯特用来削弱黑人抵抗运动的又一伎俩。

南非政府这种措施，绝不能挫折自由战士的士气，反之，更使他们的要消灭种族隔离的神圣斗争的决心倍增。这种爆炸性局势持续下去，确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明确的责任，面对这种情况难道能够袖手旁观吗？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当采取其他更有效的措施来补充第417(1977)号决议的规定，使沃斯特政权终止其镇压的和违反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政策；这种政策以落伍的思想为基础，根本违反民主与人权。

国际社会只靠通过谴责的决议、只靠采取非暴力行动或不切实际的制裁，是不能瓦解比勒陀利亚万恶政权的抗拒态度的。以为事情自然而然会大大改善的人，是错误的。仍然存有这种幻想的人总有一天会猛醒过来。现在，比勒陀利亚正面临着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三十年来的威慑和残暴镇压，并不能消除这种危机，种族隔离政权的根基已岌岌可危。南非进行的许多审讯正是最好的例证，我认为，这些审讯反将加强自由斗士的勇气、果敢、忠诚和决心。不过，无论何时，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比勒陀利亚的主要伙伴在各方面还缺乏政治决心，并且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幻想，以为可以轻易地消灭那个腐臭和卑鄙的种族隔离政权。沃斯特的朋友们在安全理事会里多次对安理会的决定投下了否决票，使他有恃无恐，旁若无人，蔑视国际社会所作的种种决定，随意进行政治暗杀，大规模拘捕和递解无辜人民出境。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残暴镇压行动明确地反映出，国际社会不能期望那个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会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自动扬弃其残暴的意识型态和邪恶的行径。因此，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国际年的前夕，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要求本组织所有会员国、还没有参加的国家以及所有国际组织，不要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往来，停止同该政权的任何经济合作，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管辖下的信贷和其他机构同比勒陀利亚发生这种勾结。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以463,000,000美元贷款给予南非，表示深切遗憾。这种贷款只有加强种族隔离制度。近年来各种迹象显示，在南非经营的外国公司和核准贷款给比勒陀利亚的信贷机构，不但是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帮凶，并且造成了种种关系，使该政权得到巩固。

因此，我国代表团主张在所有各方面彻底孤立南非，包括经济、贸易、文化、体育、外交和军事各方面，并且要求同该政权勾结的各国在各方面采取脱离接触的政策。

对安全理事会本身来说，必须超越某些成员国的自私自利，考虑到千百万生灵的安全——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身为黑人——按照它的职责采取行动。安全理事

(加蓬)

会这样做，才是迎击了沃斯特高压政权的持续挑战，切实地承担起它的责任。安全理事会必须这样做，才能维持它的声望、权威和信誉。单是责骂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也许好，但是，切实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就更好了。

安全理事会千万不可接受一般人的看法，以为许多维护真理的人，只注意他们的敌人的错处。

最后，我想说明，我国代表团一如既往，严厉谴责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它的各种实际表现，例如政治审讯，随意拘捕和拘留，以及班图斯坦政策——这种政策破坏南非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企图使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统治永久化，剥夺南非黑种非洲人多数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主席：谢谢加蓬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和他在非洲集团里同我国代表团的合作。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科威特代表团很高兴在纽约见到贵国的外交部长，他不辞辛劳地到这个城市来主持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的第一次会议。

同时，主席先生，你在本机构再次审查象南非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时担任本月份主席，我谨致以最诚挚和深切的祝贺。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并且同其他国家一起积极地设法消灭这个世界上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残余，要根据一切国家不分种族、肤色或任何分隔人类的障碍都享有平等、正义和自由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对于科威特代表团成为安理会新理事国所说的欢迎的话，我在此致谢。对于这份真诚的欢迎，我们的答复就是保证同所有理事国合作，共同寻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南非问题一直是安全理事会所审议的一项重要问题。在大会中也是一样。自我们这世界组织成立以来，大会就一直在尽力解决南非问题。

比勒陀利亚政权认为，种族隔离政策基本上是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问题，根据《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的规定，联合国无权审议。可是，南非不了解这正是一国的对外关系主要为其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一个典型例子。正是种族隔离这一国内政策最后决定了南非同世界及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种族隔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统治制度，把肤色定为该国 2,600 万人民日常生活的决定因素。种族隔离是南非一切罪恶的根源，一切罪恶都是种族隔离的体现。种族隔离在一切不人道的措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人从一出生起就按照肤色打上了烙印。从受孕那一刻开始，就已注定了孩子悲惨、贫苦和卑贱的一生。因此，种族隔离不仅是一种可憎的制度，更是不折不扣的违背人类的罪行。

南非政府把种族隔离制度化，并转化为一种以种族歧视和巩固白人统治为核心的贵族思想。种族隔离观念的实际应用把南非割裂为许多种族团体。这同时意味着在整个社会建立了专制的种族等级制度。南非政府积极地把南非人民分成许多种族团体，并且切实地把他们互相隔离开来。立法，通常是用来纠正不公平和

(科威特)

不合理现象的，但在南非却被用作制造永久性隔离的工具。例如，《不道德法》禁止种族间通婚，使混血种族的后裔也无法促进种族间的关系。

一九一一年的《排斥有色人种法》禁止黑人从事采掘业的技术性工作。一九一三年的《土著土地法》限制仅白人可有土地所有权。一九五〇年制定的《种族区域法》为各种族团体划定了不同的区域。

一切社会休闲设备，例如，公共汽车、火车、电影院、公共娱乐场所、海滩、餐馆，以及一切住宅区，都按照种族类别予以隔离。

南非的班图斯坦，或称本土政策，使种族隔离制度的巩固达到极致。因此，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南非土地在名义上属于 1,860 万黑人，而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却保留给 430 万白人。在大城市里，为了达成种族隔离，而将整个住宅区夷平，家庭被迫迁移。

南非为了继续维持其少数人非法统治的最巧妙设计，就是班图斯坦制度。这个制度剥夺了黑人在其自己国家内的公民权。黑人都被赶到各个班图斯坦去，那儿是荒凉的草原地带，他们成了廉价劳工的后备军。国际社会认为本土政策是一个剥夺南非黑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残酷骗局，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本土政策就是分而治之。这是白人政府蓄意削弱令它心惊胆战的黑人团结力量和减少在南非出现黑人多数统治的可能性的一种做法。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承认特兰斯凯或是博弗塔茨瓦纳，这是值得重视的。

今天，安全理事会开会是审议对南非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大会一贯主动采取一系列有魄力的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早在一九六二年，大会就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会员国同南非断绝外交关系；不让悬挂南非旗帜的船只进入其港口，并且禁止各国船只进入南非港口；抵制一切南非货物，并且不向南非出口货物，包括武器和弹药；以及拒绝给予南非飞机降落和过境的便利。

科威特政府对于大会的建议和具有拘束力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或决定一律看待。科威特部长会议在大会通过对南非实施抵制的决议后，就立刻订入我国的国内法。

早在一九六二年，大会就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以确保南非遵从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目前显而易见的是，安全理事会对于执行有效的经济制裁显得迟疑不前，以致南非政府更加我行我素，蔑视联合国。

南非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涉及许多方面，须作出种种不同的反应。

我们认为，南非基本上是一个殖民国家。南非的政策同反殖运动互不相容，非洲各处纷纷达成独立就是反殖运动的表现。南非内部一些基本的种族主义特点可追溯到殖民时代，包括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剥削等。

南非是一反动势力，它以最暴虐的手段镇压其境内的民族运动。沙佩维尔惨案清楚地显示，南非政府在其推行的政策遭到内部黑人多数某种程度的抵制时，将会有什么做法。这一不幸事件不啻为一个预先警告，显示南非为了镇压对抗而采取有组织的、顽固的恐怖政策会有怎样的行动。同时这一事件也打消了我们对于和平演变为多数统治的一切指望。因此，南非剥夺了该国极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大会的各项决议曾再三敦促：终止对黑人居民和其他反种族隔离者施加暴力和镇压，释放根据武断的安全法所监禁的一切人士和因反对种族隔离而遭拘留的一切人士，停止对反种族隔离的和平示威者任意使用暴力以及停止杀害和拷打拘留中的政治犯。

南非是人权的死敌。南非的政策显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原则，宣言第一条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南非是一拥有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警备国家。近年来更是越来越猖狂好战。形势对它越是不利，它越是张牙舞爪。一九七四年四月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里斯本的葡萄牙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了，非洲因此少了一个种族隔离的殖民主义的堡垒，这对于南非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接着，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进行非殖民化，于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些缓冲国家中的同情南非的白人统治者被轰下台，使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政府暴露于非洲人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凛冽寒风之中。各地追求自由的事业是连成一气的。葡萄牙殖民政权的跨台对于南非境

(科威特)

内那前所未见的动荡也就自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葡萄牙局势的剧变，消除了对抗非洲民族主义高涨的缓冲。葡萄牙对南非侧翼的保护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从葡萄牙的变迁中，南非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南非在安哥拉进行了失败的军事干预，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边界有不断升级的游击战，以及南非对其非洲邻邦的不断攻击。

由此可见，过去三十年间骚扰国际社会的那些区域性问题的都是顽固的南非种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所有其他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这个问题。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定期开会审查南非的局势，以决定应进一步采取那些措施来对付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

安理会今天收到关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417(1977)号决议通过以来南非局势发展的审查报告。这项审查报告明白指出，南非拒绝上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一如往常，它的理由是，该决议的主题属于南非内政范围。只要南非拒绝废止班图斯坦政策、拒绝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拒绝实施基于正义与平等的多数人统治，那么，它就会继续向南非人民和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恐怖战争。

如今，南非的镇压手段已经用到那些基于人道、道德和其他理由而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身上了。唐纳德·伍兹先生是近来引起广泛注意的受害者之一，他是《东伦敦日报》的编辑，昨天曾自愿以证人身份出席安理会，根据第一手资料报告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罪行。科威特代表团赞扬伍兹先生的勇气和他坚强的道德与政治信念。我们欣慰地注意到，现在不仅是非洲人，就连说来是种族隔离政策受惠者的白人都要公开谴责这个政策，并且向南非的民族主义者伸出友谊、共处和支援之手。

S/12536号文件内的秘书长说明，清楚地审查了南非局势的发展，必可促使安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安全理事会已在第418(1977)号决议中采取了果敢的步骤，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作为安理会的新理事国，科威特代表团不想一开始就为安理会规划出整套的行动计划，特别是，目前的会议是为了审查最近的局势

(科威特)

发展，为了听取证人报告。但是，我愿向安理会保证，我国政府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严厉措施，强迫该政权废止班图斯坦政策，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务必实施基于正义和平等的多数统治。

主席：谢谢科威特代表，特别谢谢他对我国和我国外交部长所说的客气话。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就尼日利亚当选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你本人就任本月份主席的重要职位，向你致贺。尼日利亚是我们这个大陆上解放事业的最主要支持者之一，因此在我们再次讨论南非问题的时候，由贵国代表来主持辩论，特别合适。作为一个非洲兄弟，我很高兴在今后一年中能与你共事，我知道，你的领导才能、宽宏大量和聪明智慧，对于我们依照宪章规定执行任务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要向刚刚加入安理会的其他新理事国——加蓬、科威特、玻利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欢迎。这些国家的代表都为其本国作出了优异的服务，我深信这些新成员将为安理会的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我也要说明，我国政府尤其高兴向加蓬派来安理会的代表表示欢迎。加蓬当选为安理会理事国的时候，同时也接任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因此恩东大使在这里说话就有更大的权威。他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对我们会有不可估量的帮助。我特别高兴看到，去年我亲爱的非洲兄弟、利比亚的基希亚先生所坐的我右边的座位，现在属于我的兄弟、科威特的比沙拉先生，我同他之间有长期而友好的关系。

我们一方面固然都很高兴地欢迎新成员，另一方面却也知道，由于贝宁、利比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罗马尼亚离开了安理会，我们失去了一些好友和合作者。这些国家的代表都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会非常想念他们。当然，我对两位非洲兄弟、贝宁的博亚先生和利比亚的基希亚先生的离开特别感到惋惜。他们的勤奋、他们目的的明晰和坚定，对于确保非洲集团去年能在安理会受到注意很有帮助。

我们在这里已经没有必要讨论种族隔离的祸害。我们都知道当前南非境内那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实质。联合国已经屡次就这件事的所有细节和所含邪恶进行讨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南非境内的野蛮、恐怖、暴力和压迫已经过于熟悉。我说“过于熟悉”，是因为我们听到同样的事情和字眼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以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我们似乎已无法理解、无法感受到痛苦和受难的呼喊。

(毛里求斯)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觉我们实在很少帮助那些遭受摧残和压迫的南非绝大多数人民。喜欢冷嘲热讽的人会说，这是幼稚可笑的。他们会说，在一个由民族国家和现代权力构成的世界中，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这当然无非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在明知应如何作而却无能为力的矛盾情况下，所采取的自我解嘲办法。无能为力的感觉正是如此，这种感觉是主观的。他们在这种事情方面不去估量客观事实，只估量道德敏感性、博爱、勇气和个人的刚毅。因此，玩世不恭的态度并不真正值得认真看待。它基本上不可能成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倒是一种投降哲学。

因此，我要毫不感到难为情地说，联合国宪章不是没有作用的，其中所揭示的理想并不是一套空话。这只要指出那些玩世不恭者每当宪章符合他们自己的狭隘目的即加以援引就可以证明了。三十二年来，世界大家庭一直在努力本着宪章的原则来建立一个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进展是很缓慢，但进展却的确有。宪章还存在着；在宪章之下，联合国已经对南非人民积累了一些独特的义务。联合国负有义务采取行动来协助终止种族隔离制度，不是徒托空言，而要拿出行动来。安全理事会几周前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施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这就表示它承认了这个事实。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在安理会中屡次面对的困难是：作为一个集体，我们不愿意采取在局势上显然应当采取的行动。因此每当南非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绕圈子打转转。我们作出同以前一样的发言，对种族隔离进行同样的抨击。这样，我们实在是把安理会弄得很不人道了。我们表现出，我们尽管听到痛苦和受难的呼声，我们却不言行结合。我们不能依照我们的人性要求作出应有的反应。

这里我要强调“要求”这个字眼，因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一系列决议使我们不能再不采取行动了。这些根据宪章原则所通过的决议，表示了世界大家庭针对种族隔离所应采取的纠正措施所作出的审慎判断。这些决议的演化自有其逻辑性，必然地把我们带到目前的境地。如果这些决议不发生效力，那末本组织就不可能符合它成立的本旨和世界的需要。

(毛里求斯)

因此我们的责任很清楚明了。目前的问题是决定联合国当前能采取何种行动来对沃斯特政权施加重大压力。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最近将来需要作到四件事。

第一，我们必须成立有效的机构，来确保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能获得适当执行。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需要作的还是非常之多。当前对武器禁运的“管制”实际上是由各国自己负责。这种情况无法令人满意。现在，经分别作过几次调查以后，发现安理会一九六三年所规定的自愿性武器禁运从来没有切实发生效力。有几个国家一贯作出违犯勾当，结果是南非甚至在一九六三年以后仍能获得大量现代武器和军事装备。

安理会必须采取措施来确保联合国能够独立完成这项任务。必须让秘书处拥有充分的工作人员和资金来进行它本身的调查，对世界武器贸易的组织加以研究，并使世界舆论知道各种违犯禁运的情事。如果不在本组织内成立有效的机构来负责这些工作，那末第418(1977)号决议就可能变得形同具文。

第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安理会能够而且应该对南非径行施加石油禁运。过去两年内所作的大量研究工作显示，南非没有执行十年前对南罗得西亚实施强制性制裁的命令。在南非营业的五个主要石油公司都获准向史密斯政权不断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事实上，从该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十二年内各种供应只有过轻微的间断。这样一来，南非就以一种近乎明目张胆的方式阴谋破坏联合国对史密斯叛徒集团执行制裁的种种努力。现在既然大家已经知道这些事实，就必须有所行动。下一个理所当然的步骤是：只要南非拒绝保证终止向南罗得西亚运输石油，就对南非实施石油制裁。

第三，安理会应依照宪章第七条的规定径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众所周知，南非现在比以往更需依靠外国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近些年来，长期资金内流的净额已超过了国内资金构成的百分之二十。银行的新贷款之多是以前所未见的。外国资金协助南非弥补其庞大的贸易逆差，保证了现代技术的转让，保持整个经济增长。在很多情况中，银行贷款是用来为南非的战略性增长方案提供资金。

(毛里求斯)

美国参议员迪克·克拉克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两天前发表的关于在非洲的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中作出结论说：“美国投资的结果是加强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和军事自给能力”。如果我们再计入欧洲资金流入南非的数额，那末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外国投资和贷款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对外贸易，对南非也极其重要。该国现在每年进口价值八十亿或九十亿美元的物资。这大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因此，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经济制裁即使是分期逐步实施，也会对南非发生重大打击性的后果。目前，经济制裁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外面的世界唯一可用的对该政权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

第四，安理会必须保证秘书处内能成立适当机构，来确保经济制裁的实施。这是一个巨大繁杂的工作，需要秘书处增加很多工作人员。可能需要成立一个全新的司向安全理事会负责。并有必要制订程序，来保证收集和分析情报的工作顺利进行。

我想，很多代表团——不仅是非洲集团——同意有此需要作这些事，而且需要在最近的将来就作到。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使我们难以作出这种决定。一些西方大国不相信现在已经到了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了。此外，它们在安理会中还拥有否决权。它们以往已经行使过否决权，今后也仍然会行使否决权。

在这里，我要顺便赞赏加拿大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加拿大正在从南非撤走所有的加拿大贸易专员，这样，除了别的以外，加拿大驻约翰内斯堡的总领事馆也会关闭。在出口及发展公司——类似美国的进出口银行——的主持下，加拿大正在终止出口信用、投资和保险等政府支持商业的活动。加拿大不久就会规定，所有南非人进入加拿大都需要签证。加拿大正在研究，它是否有能力放弃对南非的联邦关税优惠。加拿大正在考虑就南非和该区域的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措施。这些措施非常令人鼓舞，我们实在很赞赏。

(毛里求斯)

但是，西方大国不能毫无理由就行使否决权。因此值得花些时间来谈谈现在有人用来解释所以要继续拖延的那些理由。

当前人们所用的主要说辞是，可以用和平方式使南非改变。我们都是这样希望。苏兹贝格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纽约时报中引述了一位闻名的西方大使在这件事上的看法。他引述这位大使的话说：

“〔南非境内〕大规模战事至少十年内不会发生。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利用今后这十年，在该国促进和平演变。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外交和经济力量来达成这个目的。”

这位大使后来在他的谈话中又说，“我们必须照顾到我们自己的利益……要坚持安定、秩序和进步。”

坦白说来，很难在这种说法中看到任何历史、政治或人性的逻辑。首先，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对于当前局势的可能性持这样一种看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多年来常听到有人侈谈南非境内的“和平演变”。但是很明显，比勒陀利亚政权无意作出任何改变。最近几月来所发生的事情在在都表现南非政权越来越冥顽不灵：该政权正在武装到牙齿，扼杀任何可以想象的类似言论自由的事物，对政治异己份子加以监禁及酷刑。简单说来，南非的控制愈来愈紧。南非可供人民为真正改变而努力的政空间在那里呢？我们大多数人都看得出来，显然没有这种空间。

此外，这位大使所谈的“演化”是何种演化呢？南非人民清楚知道，他们所要的是终止种族隔离。他们知道，而我们大多数人也知道，这就必然意味着南非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要解体。我们大家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终止这个制度。南非的“安定和秩序”可能有利于某些大国；“安定和秩序”却不是南非人现在所要的。对于绝大多数南非人来说，“安定和秩序”就是压迫和暴力。对于他们来说，“进步”是要打破现存的“秩序”。在谈论南非时，把所有这些字眼放在一起，就是一种最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使这些字失去了意义。

(毛里求斯)

第三，外面的大国有什么权力说它们“必须使用”它们的外交及经济力量在南非这样的国家维持或建立某种社会秩序？这岂不是狂妄到极点了吗？南非在种族主义解体以后的重建工作当然是该国人民自己的事。难道主权原则已经随跨国公司的增长而被丢到九霄云外了吗？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论调中有一种奇怪的含义。这位大使说，南非境内十年以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事。这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们希望是对的。我本人可颇为怀疑。但是，暂时就让我们算他对好了。是不是这么假定以后，就表示我们应该愿意等待十年，让外人设法重新安排南非的社会秩序来迎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呢？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倒楣的是南非人民。难道他们必须象以前那样并且更痛苦地再忍受十年，以便安抚某些远方国家中的一般投资者吗？这是一个奇怪的歪理，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的。

必须指出，我们当前时常听到的这种论调，只不过是一种粉饰之词，为迟迟拖延对南非现政权采取有效行动加以辩解而已。这论调毫无道理。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它的意思，就会发现矛盾百出。

但是，这些空洞论调背后的原因却极为明显。这些论调是大国所说的，它们认为自己在南非有重大的利益，如果现有的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它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它们认为必须保护自身的投资，必须能够获得充分的原料和廉价劳力，必须确实弄清当权的是一个“友好国家”以确保“好望角海道的通行自由”。这些大国现在已经不象以前那样，而是毫不犹豫的说它们“关切”最后在南非当权的那些人的意向。它们害怕几十年来为南非人民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的解放运动将来会变为“不温和”。因此他们很明白的说，它们并不因为要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内照顾到“它们自己的利益”而有歉意，即使“照顾到”意味着种族隔离的“安定”也无内疚。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戳穿这些空话了。这些空话常在我们审议南非问题时使真正的问题混淆不清。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对于这些日子来自某些方

(毛里求斯)

面的花言巧语的有时甚至是胡说八道的关于进步和演变的论调，不能再认真对待或信以为真了。我们认为，这些论调是一种声东击西的障眼法，是一个陷阱。

这样，我要求安理会，在我这次发言中所大略提到的目标方面，采取进一步的重要步骤。有了这个了解，安全理事会中的非洲成员国将提出两个决议草案以供讨论。这两个决议草案现在非洲集团正在草拟中。我相信，第一个决议草案基本上将重述以往说过的事，并对南非这个不幸国家的境内日益司空见惯的暴力和镇压加以谴责。第二个决议草案大概会更进一步。多半会呼吁所有国家终止对南非贷款和投资，阻止它们控制下的公司或机构投资或借款给南非，停止目前对南非适用的投资和贸易奖励，并检查它们同南非之间的经济及其它关系。

非洲集团认为，通过第二个决议草案在当前是一个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步骤。

我很想说，非洲集团可能不愿意再长此以往的接受安全理事会的一套规则了。否决权用的次数太多了，其使用对非洲不利。如果再有人使用否决权，那么非洲集团可能会决定要求所有非洲代表团停止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直到安理会尽到它对南非人民特有的义务为止。我们知道，这样做可能有些不利的地方。但是，众所周知，那一套规则在此时此地已经过时了，不合式了。我们现在还不想说它们应该如何改变。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让各成员国知道，如果再利用这些规则来延长南非人民的苦难，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设法谋求这些规则中所没有的纠正措施了。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见到你这一位非洲国家的代表在主持一九七八年头一个月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依我们看来，在这一整年内，安理会将不断地审议有关南部非洲完全解放的一些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尼日利亚在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去年四月尼日利亚外交部长非常成功地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再度肯定了这两个双方一致的立场。当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有下列声明：

“关于非洲事物，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重申一定支持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人民为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他们谴责南部非洲所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是对人类良心的侮辱，是对联合国决议的蔑视。他们深信消灭南部非洲的这些罪恶能很快减轻局势的紧张，能加速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因此他们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决采取行动支援南部非洲受压迫的人民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以来的第一次发言，主席先生，我也追随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向贵国和玻利维亚，加蓬、科威特等国代表团祝贺，这些国家和我们一起，刚开始这里的工作。主席先生，我本人要感谢你对我国代表团所致的欢迎词。我也要向安全理事会所有祝贺我们参与安理会工作的成员国致谢。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表示我深切的感激，它们以绝对的多数票，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抱着极大的信心，并托付给我国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来到安全理事会，坚决要同所有成员国为达到《宪章》规定的联合国目标而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联合国所行的基本政策一直是希望同联合国所

(捷克斯洛伐克)

有会员国一起努力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这项原则，并努力实现全面的建设性的互惠合作原则，要使得这种工作成为联合国所有机构日常工作的整体的一部分。

在我们看来，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及其所能获得的财力的援助下，我们必须作的是尽力稳定已经开始的国际缓和的程序并使这个程序普及全球，不可倒退。

安全理事会经过短暂的停歇之后又再度被迫讨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密切的注意是因为南非局势对许多国家的安全都造成直接威胁。世界舆论界天天听到南非的悲惨事件。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镇压内部的反抗，正对被压迫的人民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这个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已把残暴压迫的制度变本加厉变成了国家的政策，这是一个基于种族歧视的进一步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来巩固的政策。

南非种族主义者所有的这些行动以及他们侵略非洲独立国家的行为清楚地显示种族隔离政权是不惜任何代价决心维持它对当地非洲人民的殖民统治的。

客观地对南非目前的局势作一分析，就必定会得到一个结论：如果联合国所有各会员国都遵守联合国的决定，都停止提供任何援助给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该种族隔离政权早就不能生存了，世界这个地区不断存在的危险根源早就已经根除了。种族隔离政权的维持是靠西方国家或明或暗地不断提供外国资本和全面支援，它们是企图保持它们自己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军事战略利益以及跨国公司的经济和财政利益。

联合国拥有证明这种全面合作与援助的大量证据。允许我只提及一个事实：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南非经济中的外国资本投资额已经增加了五倍以上，现在已达到200亿美元的数目。不顾联合国的一切呼吁，南非继续从西方国家输入其经济继续发展所需的一切现代新的技术。就是因为有这种支援与合作，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能够对付当地人民日益激化的断然消灭可恶的种族压迫的决心。

(捷克斯洛伐克)

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一般性的谴责早已证明是不够的。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及早消灭这个违反人道政策的即刻有效的措施。采取迫切有效的对付南非的措施很有必要，也是因为南非共和国是一种障碍，使公正解决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权力转移给多数非洲人的问题无法进展。

通过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但是除非能够采取完全孤立种族隔离政权并同时剥夺它一切外援的进一步有效措施，否则对南非这个确实已有足够的武装并能够生产核武器的国家实施武器禁运，是不能带来必要的效果的。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支持非洲和其他国家提出的要求，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经济和其他制裁。我们全心全意地赞成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加尔巴先生在大会上届会议讨论种族隔离政策时所表达的意见，大意是说：

“现在正是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武器禁运，对于为它们的战争机器加油的一切战略物资全面禁运，以及实行全面经济制裁的时候了。即使在这个为时已迟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促请那些过去姑息种族主义政权因而加深了危机的西方大国采取行动。” (A/32/PV. 67 英文本第18页)。

最后，我要向那些为反抗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将根据它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原则，继续在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政治、物质和道义协助与支援。

主席：谢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国政府，我国外交部长和我个人的夸奖。

下次会议将在一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继续审议南非问题。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